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拖拉机修配厂里的老邓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第一次来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穿了一件蓝色中山装和一双解放鞋，当时年轻的车间主任陶端绪记得，眼前的这位老人衣服洗得有点褪色，精神状态不太好。见面就问：厂里有没有红卫兵？

邓小平是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下放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望城岗拖拉机修配厂接受劳动改造的。老邓是他在望城岗被叫得最多的名字。

这位65岁的老人每天上班进门第一句总是，早上好，下班又是一句，明天见，简朴平易。

如今，小平小道陈列馆小平车间里邓小平当年的工作台上还存放着台虎钳、锉刀等钳工工具，邓小平当时的工作是钳工。陶端绪原本是安排他清洗零配件这个轻活的，可邓小平腿不好，长时间蹲下站起很吃力；让他干技术活，看图描线，线条太细，邓小平看不清。

最后邓小平重新捡起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手艺——钳工，这是力气活，邓小平手法熟练、内行，引得一旁的工人们大为惊讶。他的工作台在车间一角，这里安静、干扰少，干的活主要是加工拖拉机上的轮带螺丝，因为活干得精到，工友都赞叹说，起码够个四级钳工。

一到车间邓小平就拿起锉子蹭蹭地埋头干活，话少，也不休息。在同一车间劳动的妻子卓琳劝他搬个椅子坐一坐，邓小平不坐，不行啊，我要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夏天，车间闷热，厂领导提出给他专门备一台小风扇，也被他拒绝了。他过得十分节俭，不添衣、少吃肉，在女儿邓榕的记忆中，父亲唯一的奢侈品是烟。

抽烟是父亲在寂寞之中的唯一嗜好，此时，连烟都少抽了，有时一支烟，一次抽不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

复出前，邓小平在江西有过3次外出访问，他从不简单地满足于地方官员好话式的汇报，每到一处都会仔细询问，生产总值是多少，工人收入是多少，用数字说话。

在吉安市郊的一处公社考察期间，养猪场的一位饲养员说养了101头猪，邓小平不客气地，钻进猪圈，一栏一栏地数，发现猪圈里只有92头猪时，转头就问饲养员，怎么还差9头猪呢，旁边的饲养员解释：还有一头母猪带着8只小猪在外面晒场上。

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他曾在多个场合提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井冈山结束了一天的参观后，观看当地放映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看到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浩亮出场时，他笑道：这个浩亮姓钱，文化大革命了，钱也不要了，就叫浩亮，没钱能干什么，国家穷，人穷，就没有钱嘛！

去瑞金调研时，邓小平已经68岁了，糖厂陪同参观的生产科长怕他吃不消，想要扶他上楼梯，邓小平摆摆手：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岗(今为新建区望城镇)省庄村里，有一条蜿蜒曲折，布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从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的将军楼一路延伸直达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50年前，有一位老人在这条1.5公里长的小道上来回踱步，给中国探路。

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在这片土地劳动、生活了3年零4个月。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动身去江西时，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如今，这里建了小平小道陈列馆。有关这条小路的重要意义，写在陈列馆讲解词里的一个观点是，小道凝聚着邓小平对中国未来的思索，为他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1969年10月22日上午9时03分，一架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几个小时后缓缓降落江西南昌向塘机场。从舷梯上走下了3位神秘来客：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

邓小平是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被疏散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的。他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安排住在了南昌市新建县望城岗陆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劳动地点则是距离将军楼两公里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那时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邓小平等人的这次下放，周恩来在电话中和江西当地干部提及的说法是，中央首长到下面蹲点，接触实际、向群众学习。他对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期间的安全提出了特别要求，以致于江西省委、省革委会领导都不敢大意。

邓小平的住所和劳动地点一经确定，时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陈昌奉就和拖拉机修配厂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罗朋开门见山地交代了3项任务：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每天劳动时间三四个小时，至于称呼，既不叫同志，也不叫名字，叫老邓。

一项为保护老邓而订立的门卫制度很快在厂子里得到执行。按照规定，工人出厂须经门卫允许，厂内人员不得进入修理车间，如遇闹事者，门卫在处理无效之下，可直接向厂革委会报告。今天，这张落款时间为1969年11月28日的告示就收藏在小平小道陈列馆的橱窗里，纸张早已斑驳、泛黄。

从直线距离上看，拖拉机修配厂离学校不足两公里，可中间隔着一片田庄，来回需绕一个大圈。邓小平和卓琳早上7:30从将军楼出发，步行40多分钟到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途中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和采石厂，路远，又不安全。



2020年5月18日，参观者站在南昌小平小道陈列馆园区门口观看主题雕塑。当日，历经半年的提升改造，南昌小平小道陈列馆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改造后的园区占地面积73.3亩，包含小平小道陈列馆、修理车间(邓小平劳动车间)、金工车间、钣锻车间、翻砂车间、小平小道以及VR体验馆等。

新华社 刘占昆(江西分社)

给中国探路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细心的工人们在工厂后墙开了个小门，沿着荒坡与田埂高低地修出了一条小路，从这里径直走到步校的住所，时间缩短了一半，也不会遇到外人。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邓小平在这条僻静的小路上来回走了3年零4个月，也静静地思考了3年多，人们把这条小道称为小平小道。

先做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行再加五年

这样的小道不止一处。邓小平每天傍晚都会绕着将军楼院墙散步半小时，原本杂草丛生的地方，同样被他走出一条小路。女儿邓榕记得，父亲每天围着小巷转40圈，步行大约5000步，一边走着，一边思索。

当时的环境下，邓小平认为散步是最适当的锻炼方式。进入修理车间工作时，他已经65岁了。没人知道邓小平会在江西待多久，包括他自己。

管理秘书黄文华问他：身体坚持得了吗？邓小平回答：先做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行再加五年，绝不是下乡镀金论。

在江西的一隅，邓小平在劳动、思考中艰难又平静地度日。邓小平做钳工，卓琳拆

洗线圈，每天上午工作3个半小时，中午11:30下班回家。在这两点一线的小天地里，邓小平除了劳动，仍坚持每日读书、看报和听广播，默默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动态。和工人师傅们的朝夕相处，也让他对生产一线的实际和基层普通群众的生活有了直观了解。

在江西的3年多对邓小平而言是政治生涯的低谷，又是蛰伏等待、韬光养晦的3年。傅高义分析，这使得邓小平免受造反派的攻击迫害，对于邓小平而言这更是一个机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消息从千里之外的蒙古国传来。邓小平最先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里得知了坠机事件。将近两个月之后关于这条消息的正式文件才传达至县一级。11月8日，听过正式文件两天后，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中央提出重新工作的请求。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存在某些不妥，着手纠正一些明显错误。对于邓小平，毛泽东也开始释放有意让他复出的信号。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参加了拖拉机修配厂的全体职工会议，在会上第四次

听取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文件，当晚他在将军楼再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

等待的日子里，邓小平努力为自己争取更大自由。他提出想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获得了批准。复出前，在江西的3次外出参观、考察给邓小平补上了调查研究这一课。

改革开放的诸多基本观点是从小平小道开始孕育的

一个普遍观点认为，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诸多重要思想和基本观点，是从小平小道开始孕育的。

邓小平在1987年10月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卡达尔时提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在此之前的几年，邓小平有很多时间都在江西的这条小道上度过。

多年以后，当时厂里年轻的车间主任陶端绪终于明白，早在上个世纪70年

代，自己身边的这位老人已然找到这个国家的出路。

儿子邓朴方来江西时，邓小平想给瘫痪在床的他找点事儿做，就问陶端绪家里是否有坏掉的收音机需要修理。起初陶端绪有些不明就里：我一个月四五十块钱的收入，有4个小孩，还有老人，哪有闲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听后很伤心但又表示理解：我知道，像你们这样年纪的工人成了家，家里都有父母，又生了孩子，生活是很困难的，这不是靠哪个人一下子就能解决的，还是要靠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当时的陶端绪并不能完全理解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四个字的含义。直到自己工作过的这个小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驻足停留、争相造访，他才意识到这4个字的重量。

在江西邓小平不止一次提出“发展生产”。3年来邓小平出的第一趟远门，用了8天时间，他参观访问的首站是药都清江县(今为樟树)，外出访问期间邓小平得到了省部级领导人规格的接待。

邓小平在清江县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当地工业生产的情况，当听到偌大的清江县当年工业产值只有2600多万元时，邓小平眉头微微一蹙，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嘛。在瑞金考察时他直言不讳，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井冈山茅坪当地群众人均年收入只有30-50元，还有不少倒欠户，人均口粮也只有350-400斤，邓小平心里同样不是滋味。当时的老区到处是低下的生产力和穷苦的生活，发展生产迫在眉睫。

陈列馆里一面灰色展板复原了当年邓小平小访老区、察民意、3次调研路线图和一些零星的小平语录占了一整个版面。走访、调研的路上邓小平留下不少语录，后来证实，改革开放的一些著名论断和重要论述，从这些只言片语走来。

小平小道陈列馆馆长李菁表示，通过参观访问、实地考察，邓小平对当时国家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这些，对于邓小平复出不久即领导全国进行各方面的整顿产生了直接影响。

1973年的新年刚过，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就给邓小平带来了可以回京的消息。一个月后邓小平一家和修配厂的工人们挥手道别，乘车前往鹰潭，在那里登上了返京的列车。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的文件，并批示同意。此中标志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不久后，邓小平在南海接受了毛泽东的会见，当毛泽东问起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平静地说了两个字：等待。

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流水声中轻声欢呼



1976年10月，北京街头，人们敲锣打鼓，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青报资料图片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

对作家顾晓阳来说，1976年10月9日终身难忘。他黄昏回到家，一进门就被母亲一把抓住，在卧室与卫生间的拐角处，母亲压低嗓音，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把他们抓起来啦！他感觉到一阵电击般的战栗。

3天前，四人帮被一举抓捕。尽管这个消息还未公开，却早已悄悄游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

语言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太多的

东西骤然汇聚在一起，撞击着我的胸膛，起伏汹涌，难以平静。顾晓阳在屋里待不下去。外面在下雨，他撑开伞，从北京站走到王府井，又从王府井走回来，一边走一边哭：黑暗的年代终于到头了！

10月8日，粉碎四人帮的正式通知文件在党内逐级分批传达，一些高干亲属忍不住传播喜讯。到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告》下发到县团级党组织，消息真正公告天下。

在重庆市彭水县黄家乡当知青的唐雷记得，听到收音机里播送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场的年轻人一起大吼，然后哇哇大哭。

第二天，生产队长就安排他们去写标语，打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标语写在每家每户的墙壁上，写在山上的石板上，那天总共写了七十八幅，比干一天的农活还累，但心里却无比兴奋。唐雷说。

10月21日晚，消息传到海南。海口屯昌县广播大会宣告了这一喜讯后，全县城乡沸腾。海口长流中学为此停课一周。许多工厂、公社、部队、商店机关、街道也停工停业，老百姓纷纷上街游行，孩子们在一旁兴奋地跟着跑、跟着叫，比过年还热闹。

这样热烈的背后是10年的压抑。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追查所谓反动诗词和反革命谣言，导致冤狱遍布。

当时，杂志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门可罗雀。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批评江青好走极端、有野心。他借用《西厢记》中的人物告诫江青，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动作的红娘。1975年5月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时说：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撤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

当时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认识到现在不能再等待了。如何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主张张闻天审查。四人帮操纵着舆论工具，如果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召开会议，他们便会大张旗鼓地宣传，造成混乱。

江青曾争夺最激烈的一个领域，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这关乎如何定义毛泽东思想。

以此为契机，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

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要讨论出版《毛选》第五卷，筹建毛主席纪念馆，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这些都是四人帮感兴趣的内容。其中，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他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关键人物。

当晚，来参会的四人帮事先埋伏好的警卫人员逮捕。这一过程不到35分钟，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中原认为，粉碎四人帮，宣告了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中国命运转折的头里，民主战胜了专制，团结战胜了分裂，光明战胜了黑暗。

10月6日晚，粉碎四人帮的小道消息，便在北京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次日，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似地来报信。邓小平一家是在紧闭着门的厕所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们特意放着自来水。邓榕回忆，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这是真的吗？邓小平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轻地颤动着，他们在哗哗的流水声中轻声欢呼。

当万欢告诉父亲曹禹这个消息时，曹禹都不敢相信。他在夜里跑到大街上，看着万家灯火，突然感觉心脏难以承受，倚靠在一棵树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万欢表示。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之前，许多老百姓虽不敢公开谈论，但已开始私下

责任编辑 / 陈卓 版面编辑 / 堵力 图片编辑 / 陈剑 美术编辑 / 李晗